

# 新出土的青苗与又一年

池莉

近日赴京参加中国作协十代会，乘坐高铁，夜经石家庄。经停时，我抢步跨出车厢，想在站台上，作几口深呼吸，我这种土拨鼠类型人，无论啥时候，只要能够呼吸户外空气和脚踏大地，哪怕一下下，都会振作许多。哪里料到，一步出门，铺天盖地雾霾打脸，完全伸手不见五指。会议结束，还是高铁返汉，谢天谢地，这一天是晴空朗日，万里无云，人就心明眼亮，和顺安详，别的乘客箱子撞了我，我也连忙说谢谢，脾气好得不不要的。往返路途天气的强烈对比，让我对好气候生出格外的感恩，也生出强烈的维护感，遂自作多情地要求自己今后必须更加注意个人的节能减排；遂兀自好笑；遂在途经华北大平原的时候，一看到那刚刚出土的绿油油的麦苗，顿时心生暖意与感动，遂眼睛竟然就湿漉漉的；遂就用这双专注的眼睛，紧紧盯着窗外，紧紧追随那平展开阔的碧绿田野，跃过一片又一片，一直伸向天际线，幸福的眼睛！就连田野的孤坟、废日的水塔，都觉得亲，都有沧桑美。在城市生活太久太久了，被埋没高楼大厦里太久太久了，多少个新年，都是由灯光秀宣示，不仅越来越感觉人工和木然，还越来越多地想到低碳这个词。气候一极端，心口就发紧，就想说不要用这么多电了，不要造这么多楼了，不要再用水泥侵占土地了，显然我这是自作多情的毛病，不过谁没有缺点呢？

## 冷眼热心



个人再渺小，也有暗暗自作多情的权利吧，我原谅自己。我也喜欢自己，我喜欢自己在年底这一天，能够幻想被高铁插上了翅膀，飞过华北大平原绿野，怀揣温暖，浮想联翩，遥遥迎向新的一年。2022新年消息，竟是新出土的青苗给我报信，我与这报信的青苗呼唤应答：新年好亲爱的！绿吧更绿吧！茁壮成长吧！来年丰收吧！给我们奶与蜜吧！该来的都来吧！

好事成双，当灵感与想象力也如同青苗一样破土而出，好事岂止成双，简直联袂而至，当我低头一看手机，又读到了特别美好的文字，是好友推荐的一篇短文，谢晋导演的《夜光杯抒怀》，写于1982年1月1日，也写迎接新年的心情与感受。当时他在祁连山拍摄电影《牧马人》——这是一部让我看得如痴如醉泪流满面的电影啊——谢晋导演在1982新年之际，手握在酒泉购买的夜光杯，与编剧李准喝酒，哥俩促膝交觥，畅谈平生，谈到了近期新民晚报复刊的好消息，谈到了新民晚报文艺副刊改名“夜光杯”的好消息。谢晋导演的那个高兴，那个开心，小孩子一样天真雀跃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祖国万木复苏，新春到来，谢晋导演的爱国豪情与艺术上的慷慨苍凉，就融会贯通了，想必灵感与想象力也是破土腾空，遂把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”这首古老《敕勒歌》，信手拈来，贯穿于《牧马人》之中，以至于让这部电影的音色画，美丽得让人窒息，懂得得让人窒息，激动得让人窒息——我深信，如果今天我再看一遍《牧马人》，必定会泪如雨下，历史就是正在。

我继续乘高铁飞翔，往返于1982至2022，往返于40年之间，沧海巨变，一言难尽，唯有满腔热血，一再沸腾。美文如陈酿，让我沉醉。而复刊后的“夜光杯”，40年如一日，为我们作者与读者秉烛，让我幸运。40年了，要说的话，该有多少；要做的事，还有更多。恕我自大一回，接续谢晋前辈的文学激情，也在文章最后一句，为大家献上新年祝福：为祖国，为人民，为我们每一个人，一切更好，干杯！

2021-12-21

在吃这件事情上，古人总是不厌其烦，曾经读到宋人王灼的《糖霜谱》，讲冰糖的制法：结蔗为糖霜，糖霜就是冰糖。新春里开始制作，直到五月才变成冰糖。但是为了那一口甜，人多食，瓮中插了编竹……“两日后，瓮面如粥文，染指视之如细沙。上元后结成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，渐次增大如豆，至如指节，甚者成座如假山，俗谓果子结实。至五月春生夏长之气已备，不复增大，乃沥瓮，过初伏不沥则化为水。……瓮四周循环连缀生者曰瓮鉴，颗块层出如崖洞间钟乳。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，堆叠如假山者为上；团枝次之，瓮鉴次之，小颗块次之，沙脚为下。紫为上，深琥珀次之，浅黄色又次之，浅白为下。”所以我每每逛超市，都想买紫色的冰糖，这么多年，从未买过。我总怀疑，我吃到的甜，不是最好的甜。

不过最好的甜，二十年前我曾在一个人的乱齿间见过。他样样都好，就是太严肃，我问他为什么不笑，他说小时候奶奶溺爱他，总是往他嘴里放冰糖，嚼着嚼着，牙齿就长乱了，所以人前总是不笑。

新民晚报复刊四十周年  
一九七九年六月北京  
黄永玉 文 书法

蚕不是一边吐丝一边哼唧，蚂蚁劳动从来不吃声，劳动号子只是放一大万倍呼吸，生活到了总结才出现歌吟。

精密的创造需要安静，深刻的思想不产生在喧闹的河滨。大锣大鼓只能是戏剧的衬托，

热闹的价值  
黄永玉 文 书法

在节日里自然要欢笑和干杯，如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这样，岂不太过费神？我不是要你像树和鱼那么沉默，但创造必须用沉默的劳动才能进行。

（编者注：黄永玉先生以1979年写的此诗歌，祝贺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四十周年）

四十年前的元旦，我有幸在复刊第一日的新民晚报副刊“夜光杯”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长途空中旅行之后》。那时候，我尚在新华社总社对外部工作，搞对外的报道，日常都是用英语写作。发表中文文章对当时的我，也算件“新鲜事”，而和新民晚报结下的这个缘分，细想起来，尤堪回味。

在社里，我有一位关系很不错的同事沈毓强，他是国际部副主任，后来是驻巴基斯坦的首席记者。我们几乎每天开会都会遇到，加上两家的孩子又是同学，关系仿佛又近了一层。他的哥哥就是新民晚报社的老报人、大名鼎鼎的沈毓刚。

毓刚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上海之江大学英语系，在主修英文的同时副修新闻，是新闻业的前辈。新民晚报复刊前，他特意到北京来组稿，在沈毓强的引荐下，我们见了一面。他对我说，新民晚报面对普通市民，很重要的一个办报宗旨是要传播知识。国家打开了国门，中外文化交

流也多了，但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机会去看世界，这样，就需要我们来为他们开一扇小窗，让他们看到国外的社会生活、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固然也有领先于我们的方面，但也有属于他们的社会问题。传播世界知识的目的，是

## 世界之大与天下真小

章挺权

不要叫人们不明就里，产生糊涂的思想。新民晚报作为一张地方性的、面向普通市民的报纸，却有这样高瞻远瞩的办报视野。毓刚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佩服之情。

我是1980年第一次公派出国，从北京出发，去了北美一些国家，最后从巴黎回来，算是绕地球走了一圈。毓刚先生说，你就把你在国外的见闻和我们的读者说说吧。于是，就有了我后来发表在“夜光杯”上的一系列文章。印象里，不止有我，新华社的很多驻外记者陆陆续续都成了毓刚先生的特约作者。

蓝色是盐水棒冰味的。其实只有孩子才会将冰糖当零食吃，更多的时候，冰糖只是佐料而已。吃的是我爸爸买回来，也不是直接给我吃的，要父母和雪梨炖了，才有药效。后来我开始操持一家的饭菜，做菜的时候也喜欢用冰糖，白糖和红糖遇水遇热即溶，总觉得它们是消失，而不是像冰糖一样随着文火钻进东坡肉的肌理，多棱多角晶体逐渐消灭，慢慢消融，逼出肉里的鲜甜，这才是对美味的召唤。如果孩子就在旁边的桌上写作业，我会觉得特别幸福，有一回看见他是在做立体几何，黄金矩形分割交叉拼接，然后证明它变成了一个二十面体，再求表面积。莫名地觉得，这是一条和冰糖有关的题目。冰糖之所以和别的糖不同，就是因为它的甜蜜包裹在坚硬里，想要融化它不容易，你既要热烈，又要长久。于是毛躁的我，学会了慢慢地，一件一件地做事情。用一排玻璃罐子来放调味料，其他

编者按：1982年1月1日，停刊16年的《新民晚报》正式复刊，赵超构先生在代表新民晚报编辑部写的《复刊的话》中强调：要做“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之家的燕子”。倏忽间，燕子归来四十年，与时俱进的《新民晚报》展现出新的风姿。

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四十周年，我这名老读者特向它致以衷心的祝贺。

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，一位教师同行问我：“你猜猜看，《新民晚报》有多少订户？”我随口往多里说：“几十万户吧！”“非也！一百八十万户，这可是老百姓自己掏钱订的啊，不简单。”我先是吃惊，继而一想，这张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报纸，对读者对象寻常百姓肯定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，读者所思所想求有所应对，共同语言多，阅读交流就成为必需。

晚报要办得有品位，十分不易。它不仅需有新闻性，而且涉及天地人事、社会家庭方方面面，面对多类型多层次的读者对象，如何拿捏文化导向、跟上时代追求，是颇费周章的。《新民晚报》出了不少能人，不少栏目紧盯时代脉搏，办得有板有眼，深得读者认同与欢心。稍加回忆，觉得有些特点很有道理。

一是“早”。新闻，新闻，就要快速反应。当今，手机信息加快如飞，新闻早知道不费吹灰之力。三四十年前，当天新闻，当天报纸能见到，非晚报莫属。特别是早晨国际国内要闻，当天能读到，是认识世界、认识时代的快意之事。即使是现在，多种媒体传播信息，但有点文化的人常有这样的癖好，见到印刷在纸上的文字，不仅信，而且有心安的快乐。

二是“全”。立足上海，面向全国，放眼世界，信息量大。大到国际国内大事，小到社区家庭琐事，严肃的，调侃的；褒奖的，批评的，林林总总，各具特色。文娱体育，不仅年轻人喜爱，上了年纪的影迷、球迷、体育竞赛迷阅读报道的仔细程度也毫不逊色。至于忆旧短文，更是老年读者所爱。穿越时间隧道，再越人生旅程，有追思，有醒悟，有欢乐，有伤感，百般滋味在心头。

三是“情”。感人心者，莫先乎情。晚报每日均登载短诗文，单在“夜光杯”栏目里，写作的对象就十分广泛。人、事、景、物，绘声绘色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在物欲侵蚀人灵魂的时候，有的人情感退化了，甚至已不知亲情、友情、乡情、赤子情为何物。读读文中哪怕是市井中最普通的人与物，也是情注其中，使人难以忘怀。

四是“思”。晚报很少宏篇大论，给人以系统的思考，但“立文之道，惟字与义”，即使是豆腐干大小的诗文，也常给人以启迪。当今，不是缺思想，而是浅薄的、装模作样的、虚伪的太多，植根于人生经历的沃土，有实实在在真诚的独特见解，独特思想尤为可贵。

河流从来不停歇，奔流不息，涌向大海。祝愿晚报在新时代的征程中，弘扬这种奔流不息的精神，创造新的业绩。

明日请看一篇《不变的情怀》。责编：刘芳

## 向前，奔流不息

于漪

## 十日谈

燕归来四十载

时光(外一篇) 格至

在生命和时代面前，谁都弱不经风，我们似乎不该惆怅，该谈失败还得谈，该走路时还得走路。失败也不仅仅是一种耻辱，在时光面前，我们终究是失败者。走路时，务请摸摸自己的胸口，看看灵魂是不是还带着。要记住，未来是不可捉摸的，出发点在我们没有出发之前，就定好了调子。

男子气

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讲，现在的男孩子真是太娘了，还像女孩一样跷着兰花指，连个架都不会打，不像我们小时候，解决矛盾，就是打一次架……我说得津津有味时，同办公室的小青年说，打架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打架。不在一个语境内，还真的无话可说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